

上海率先为家政服务立法

《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草案)》将于本月下旬审议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
“找保姆”是很多家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找不到保姆,找到了不放心”,又是家政服务业存在的通病。8月29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展开家政服务立法调研,拟将通过立法来规范和促进家政服务市场。据悉,《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草案)》将于9月下旬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家政服务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切口,大民生”的特点明显。根据调查,上海目前800多万个家庭中,正在使用或者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超过三分之一。家政服务需求旺盛,而且持续呈刚性增长。另一方面,家政服务供给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上海家政服务企业“小、散、弱”特征突出,行业进入无准入门槛,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现象,服务员存在不安心现象,消费者存在不放心现象;家政服务在服务标准、服务价格、服务保障等方面无章可循等。

好的制度需要法制去支撑,乱的现象需要法治来整治。据了解,本次立法围绕三项重点展开,一是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并

重,坚持赋能促发展和监管机制的立法定位,着力推动家政服务业长远发展;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家政服务业“需求大、要求高,供给不足、规范不够”的现状,明确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提升家政服务水平和质量;三是坚持创新突破,将近年来上海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一些经验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层面的制度。

据悉,根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度工作安排,9月下旬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将审议《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草案)》。这是全国第一个在省一级层面的家政地方性法规。

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发布后,上海市贯彻落实《意见》重点任务清单。根据《意见》10个方面36条政策措施,上海在提升家政从业人员素质、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改善家政服务人员从业环境、健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共细化为72项建设任务。

北京一社区为“小候鸟”打造城里的“家”

连续6年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假期文化活动班

本报讯(通讯员张晶 记者郭强)“赵阿姨,我已经顺利回到河南老家了,请放心!有点想您和花南的家。”8月底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里社区居委会社工赵国伟接到这样一条短信,看罢,她鼻子一酸,眼眶湿润了。给赵国伟发短信的是随进京务工父母来到北京的河南小朋友张谭森,每年寒暑假都在社区开办的文化活动班度过,甚至平时放学后也总“长”在社区居委会,把这里当做了自己在北京的“家”。

据了解,花南社区通过在寒暑假免费开办“文化交融”系列文化活动,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据不完全统计,6年来,已有1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花南社区假期文化活动班。

近日,记者在花南社区儿童“文化交融”活动班教室看到,20多名小朋友正在跟着居委会聘请的老师制作纽扣花。孩子们一会儿向老师请教,一会儿向同伴展示自己的作品,其乐融融。“这些孩子中,有的是随来京务工的父母在此居住,有的是趁着暑假从外地来京与父母团聚。”社区党委书记吴长清介绍,花南社区是一座老旧小区,近年来,住户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不断升高。因此,不仅要服务好本地居民,更要考虑到扎根在北京的外来务工居民,让他们及其子女得到这座城市的关爱,找到归属感。

“6年前,我们便尝试在寒暑假期间开展文化活动了,特别是近两年,在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搭建起了社区儿童文化交融活动平台。我们把活动通知发到社区居民微信群里,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全部免费。”吴长清介绍,今年,社区举办了制作纽扣花、创意绘画、软笔书法、舞蹈、植物栽培等5次主题活动,陆续有2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了活动。

“通过活动,本地孩子和‘小候鸟’们很快打成一片,尽情享受创作的乐趣,整堂课都在欢声笑语中进行。初来参加活动时,很多‘小候鸟’还是怯生生的,而一个夏天过去后,他们的脸上明显多了份自信和快乐。”吴长清说。

专家现场教父母如何与留守儿童沟通——

武汉成立“小候鸟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游婷 欧雅玲)在外打工的父母如何与留守子女有效沟通,及时化解成长的烦恼?8月27日,“万娅恬小候鸟工作站”在武汉成立,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沈鸿丽为“小候鸟”和父母们现场讲授沟通技巧。

当天上午,武汉市总工会为“万娅恬小候鸟工作站”揭牌,来自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与47名孩子共同体验了亲子沟通课、素质拓展等活动。

当天下午,“小候鸟”们还参观了军运会海军五项比赛场馆。“军人叔叔就是在这里比赛吗?”“我见过的障碍赛,都是那种跨过去就行的障碍物,这里的障碍居然有这么高的墙。”“看,旁边是射击靶场!”孩子们聚在一起激动地讨论着。

经过为期两天的活动,城市建设者彭恒深有感触:“平时孩子上学还不觉得,一到暑假少了陪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有了这样固定的工作站,我们心里有了依靠。”

据悉,为了将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常态化,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在汉设立“小候鸟工作站”,通过在寒暑假派专业志愿服务人员为探亲留守儿童提供安全教育和各类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使他们能够和父母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7

平均年龄50岁以上,租住在五环外,多是外来务工者

“漂”在京城画室里的模特

本报实习生 乔然

9月1日下午4点,北京宋庄艺术区的一间画室内,参加暑期集训的艺考生们正聚精会神地练习素描,笔尖摩擦画纸的声音起伏在教室中。画室模特曹耀华端坐在教室的东北角,斜侧的灯光打在他的上半身,学生们的目光在画纸和曹耀华面部之间不断切换。

从远处看,曹耀华仿佛明星一般接受注视,从近处看,他的脸由于长时间保持一种表情,已稍显疲惫,头时而转动两下。他强迫自己调整一番,重新恢复到初始的神情,再次进入画室模特应有的状态当中。

在北京的画室里,经常会遇到像曹耀华这样的模特,他们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年纪超过50岁,工作和薪资并不稳定。

一个姿势要保持4~5小时

“打瞌睡要赶快调整,不然容易被学生们说,可能以后就不用你了。”课间休息时,曹耀华站起来四处活动一下。来自黑龙江的他2003年到北京务工,今年已经60岁了,先后做过发传单、修车工、群演等各种零工,画室模特也是其中之一。

“当初是朋友介绍的,说赚钱比较轻松,也不用费啥力气。”第一次当模特确实让曹耀华感到新鲜,每40分钟休息一次,时薪20~30元钱,一天下来能拿一百多元让他感到满足。但时间一长,他就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天

保持一个姿势将近4~5个小时,有时可能一个姿势要保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虽然可以休息,但是时间一长,慢慢会觉得累了。”

据了解,十多年前,画室模特大多通过熟人互相介绍入行。随着中介介入,成为连接画室和兼职模特的桥梁,才逐渐变得职业化。一个中介手里大都有近一百多个兼职模特的联系方式,涵盖各个年龄段、不同性别,以满足不同画室和美术院校的需求。一般来说,一个模特能在同一个画室或院校当中最长兼职三周的时间,等到美术生画完该模特,领到相应的工资,就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兼职。

即使作品内容枯燥无聊,曹耀华也并不介意,“能赚到钱就行,像我这个年龄工作不好找,竞争也大。这是最轻松的了。”

然而,像曹耀华一样年龄在五六十岁的人,在模特市场上的需求量相比其他模特并不具有优势。

单靠做模特难以维持生活

“需求量最大的还是男、女青年,但年轻人哪愿意干这个,因此这一类的模特数量很少。画室也只能接受50岁以上的模特,他们的就业机会也不太多。”具有多年中介经验的薛经理告诉笔者。

他还透露,这些模特具有相似的特征:都做过群演,也有人当过保安和保洁,租住在五环外月租四五百元的顺义、昌平、通州等地。

“这行没有固定底薪和工作时间,每月平均下来也就2000元钱。过去在美术院校做模特时月薪30元,现在大部分都是15元。”薛经理感叹道。

曹耀华也表示,单靠做模特根本无法生活。住在昌平的他有时要到位于通州的宋庄艺术区,为了

在7点之前赶到画室,早上5点多就要出发。连续三周的兼职下来,光交通费就要三四百元,再加上房租和吃饭的费用,生活有点捉襟见肘。

当然,如果想多赚点,也可以选择做人体模特,时薪能达到50~80元,一天下来有几百元的收入。前提是忍受一丝不挂站在写生者前面,即使可以忍受,这种机会也不是经常能碰到,要看自己的运气如何。

“画模特是个喜新厌旧的活,谁都不愿意总画一个人。学校也不是每天都有写生课,有的学校几个月才安排一次。”薛经理每次给手下模特派活的时候,都必须将人员调度开,尽量长时间地让不同的画室和院校匹配不同的模特。

因为热爱选择坚持

然而,也有人因为热爱,依旧坚持做专业模特。

1963年出生于黑龙江尚志的宋鸣,在47岁那年因为看到了王宝强的成名,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掉林木工的工作,揣着2600元钱来到北京,希望能成为像王宝强一样的明星。当时,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几个月后,当群演的宋鸣并没有成名,钱却已经所剩无几。恰巧,他遇到了一位在北影厂门口寻找画室模特的中介,自此与模特结缘。

宋鸣看上去不修边幅,鬓角满是还未完全白透的胡须,一直蔓延到人中。消瘦的体型很容易让人看出清晰的骨骼轮廓,再加上常年林木工人的体力活让他有着若隐若现的肌肉,附着在硕大眼眶下的松弛眼袋又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

他第一次做画室模特就是人体模特。“当时就穿个短裤在军艺的一个画室里,啥也不懂,人家让脱衣服就脱衣服。”宋鸣回忆道。慢慢地,他掌握了

做模特的一些技巧,而且还会把一些表演技巧融入到其中。“一般的模特就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而我可以根据老师的要求摆出各种表情和姿势,比如大笑、龇牙、惊恐、狰狞等等。很多著名美院的老师都给予了我相当的肯定。”说到这里,宋鸣脸上露出了自豪的表情。

他表示,从这种肯定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灵魂。他开始去往更多的画室和院校去做更多的尝试:央美、清华、油画模特、雕塑模特等等,一做就是将近9年的时间。然而,画室模特这份工作并没有让宋鸣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解解决温饱问题之外,生活该是什么样依旧是怎么样。

去年5月,宋鸣因身体不适,回到了阔别8年的老家。家乡的疏离让他觉得有些不适,当谈论关于艺术、模特的话题时,发现好像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开始怀念在北京做模特的日子。

病情好转后,家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想让他留在家乡。那时的他陷入到了留下还是离开的纠结中。直到2019年春节后,一名央美的在校生通过微信联系到了宋鸣,希望他能够回到北京成为自己毕业设计的模特。这才坚定了宋鸣重回北京的决心。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愿留在东北老家安度晚年时,宋鸣沉默了一会,说到:“北京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那里有人能够认可我,接受我,尊重我。”这种被认可的感觉成为了宋鸣对画室模特执着热爱的精神支柱。

如今的宋鸣已经没有了当年想要成名的欲望,他想要的就是在一间画室的一角做一名模特。对他来说,那是一片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

至少在那里,他可以忘掉烦恼,尽情享受。

天津建筑业协会建设农民工课堂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张奎)由天津市建筑业协会与中建三局华北分公司共同成立的农民工党建共建课堂示范基地,日前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新址扩建项目揭牌。

该基地建筑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最大会议室可同时容纳210人参加培训学习。据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基地设立党员活动室,成立联合党支部,以培育“工匠精神”作为教学目标,充分发挥农民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新址扩建项目的农民工党员代表杨旭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工友,主要来自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大部分是小学、初中毕业。现在建筑业发展得很快,很多新技能、新设备不学习就掉队了。”项目自2017年成立农民工校以来,已经有1500多人次从校完成了培训课程。

据悉,基地揭牌后,将通过技术比武、劳动竞赛、集中培训等形式,帮助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助推农民工向现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化。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副会长黑金山表示,截至2018年底,天津市建筑工地已经建立农民工校9793所,培训农民工85.5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协会将持续关注提升农民工素质,后期还将在其他建筑项目建立农民工课堂示范基地,让更多农民工党员和技术人员加入到培训学习中来。



工人制作纯手工传统月饼迎中秋

9月3日,在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农民创业就业基地——老字号简师傅食品厂,农民工面艺师正在展示亲手制作的纯手工传统月饼。

当日,随着中秋佳节临近,食品厂的工人们马不停蹄地赶制纯手工传统月饼供应市场。据悉,近年来纯手工传统月饼深受城乡居民欢迎,同时也拉动了纯手工传统月饼产业加速发展,推动了创业就业。

高新生 摄/视觉中国

广西大力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农民工创业就业补助资金达2.34亿元

为自治区,要从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抓好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

近年来,广西先后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国家创业担保贷款广西实施管理办法》等。2018年,广西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填补了政策空白。全区在促进扶持创业政策叠加、放大政策效应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比如在扶持农民工创业平台的建设上,自治区除给予每个农民工创业园500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10~20公顷专项

用地指标外,还注重与扶贫攻坚工作相结合,全区38个农民工创业园建设项目,有24个安排在贫困县。

在农民工技能培训方面,广西全面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统筹推进相关培训工作。今年1~5月,全区各相关部门共组织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3.4万多人,其中职业技能培训7.7万多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53178人,共有61461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参加培训。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

本报记者 杨明清
本报通讯员 林子涵

从山东临沂小村庄的打工仔到厨师,从领班到业务经理,从群众演员到自拍摄影、编导成为导演,朱传声这17年来的追梦历程像是一部励志剧。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有不停止追求,才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而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日前,《工人日报》记者对朱传声进行了专访。

偶像助力开启追梦之路

跟许多人一样,出生在临沂的朱传声从小喜欢看电影,每每看到李连杰、李小龙等出演的电影时都会热血澎湃。2002年,电影梦的种子在朱传声心中种下。那一年,偶像周星驰面向全国海选,为他的《功夫》物色群演,并来到济南进行选秀。由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朱传声在第一轮海选就被淘汰,但为了获得与偶像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他就一直住在附近的小旅馆,直到5天后的决赛星爷亲临现场。“做人如果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星爷从小角色开始,传达做演员要解放天性的观念。他的故事使我更坚持电影追梦的道路。”朱传声说。

梦想总是丰满,而现实却很骨感。“电影梦”听上去让人充满无限想象,但要做起来,对于非

科班出身的朱传声来说很是棘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坚持初心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现实与梦想的理性权衡

孩童时期的朱传声爱好写作,经常创作歌词,也正是这种善于表达的天赋让他慢慢走上了剧本之路。印象深刻的一次失败是,四个月不出门疯狂写剧本,但因为没钱,找不到人拍摄。在他看来,梦想尽管不能轻易抛弃,但不能因为自己的梦想而绑架父母,还是要先想办法赚钱。

18岁的朱传声只身来到青岛打拼,厂里下过车间,饭店端过盘子,酒吧当过领班,文化传媒公司做文案,与影视行业最接近的一次是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兼职摄影。事实上,朱传声一路打拼,已经在互联网公司做到了经理职位,但“电影梦”仍像是一块心头肉难以割舍。

那时的他已经有了一定影视创作知识,于是毅然辞职,从底层做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群众演员、摄像、执行导演等影视相关的工作。就这样,“软着陆”的朱传声向自己的梦想迈出关键的一步。

从打工仔到草根导演,朱传声想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不做“咸鱼”的追梦人

感恩让追梦之路走得更快

朱传声的社交账号上用的最多的两个字便是“感谢”。感谢并肩作战的兄弟、感谢媒体的关注、感谢一次次机会、感谢中国电影新时代给追梦人创造的平台……

朱传声把自己的影视创作之路看作“西天取经”,身边志同道合的兄弟和业内同仁为“打妖降魔”并肩奋斗,克服了一次又一次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电影创作经验的积累,朱传声参与了《长城》等大片的制作;参演两场黄渤电影《一出好戏》的戏份。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拍摄现场,宁浩导演以及演员拍戏的态度非常打动朱传声,“他们很重视、很敬畏电影,每一条都拍得非常认真。”

拍摄《流浪地球》是朱传声影视道路中坚实的第一步,在戏里他饰演宇航员,和赵今麦有对手戏。提起这部戏,朱传声回忆起来感慨颇多:“拍逃难戏份时,副导演提醒我一定扶好达叔。达叔差不多70岁了还那么拼,说到演员的自我修养,这场戏给我上了很

好的一课。”杀青时,朱传声听到郭帆导演说了一句话,“凡是能扛下这部戏的,都是战士。”这让朱传声特别受触动,“收工时真的有人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太累了。若非热爱,无法坚持。”

在剧组,朱传声并不仅甘于群演,拍完戏他会向摄影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讨教,学习运镜和走位等技术。如今,朱传声拿到了电影拍摄许可证,其创作的电影剧本《我们一起创的业》也进入了拍摄环节。

朱传声表示,希望能讲好中国故事,歌颂中国人追求梦想的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电影《我们一起创的